

豫章叢書

第卅五册



經幄筭見

丙辰冬月  
于南昌得盧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史部

史評類

經幄管見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曹彥約撰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

士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爲主管機宜文字累官

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

遷禮部旋授兵部尙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

士致仕卒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彥

約侍講筵時所輯皆取三朝寶訓反覆闡明以

示效法蓋卽范祖禹帝學多陳祖宗舊事之義

考仁宗天聖五年允監修王曾之請採太祖太

宗真宗事蹟不入正史者命李敬等別爲三朝寶訓三十卷寶元二年十二月詔以進讀嗣是講幄相沿遂爲故事彥約是書於進讀符瑞諸篇雖不免有所迴護要亦當時臣子之詞不得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誠亦可謂不失啟沃之職者矣舊刻散佚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其全文今詳爲校讐釐成四卷閒有辨證各依文附著焉

經幄管見卷一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寶慶元年九月十七日初供職同侍講范楷候對  
是日讀寶訓謹外戚篇

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每歲承天節皇諸親爲姻族  
求恩多過有希覬朕常念羣臣戮力盡瘁或遠在邊  
防久歷歲時非功狀顯著未嘗進一資一級此若盡  
遂所請甚紊公道自後奏封有越例者卽令內省勿  
復降出陳堯叟曰臣等比來多見妄有陳乞如秦國  
公主爲子求刺史諸子歲歲改轉又圖舟車悉免稅

算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致鞠晉國公主亟爲  
求替如此之事陛下皆寢其奏中外之人知陛下推  
公御人不以親疎爲異上曰諸親多引先朝爲比朕  
諭以太祖開創之始太宗英睿特斷朕安敢上擬今  
庶事動立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若從越例之請  
外人必有竊議邇來漸似知非各安本分矣

臣讀畢口奏人主遵奉家法吝惜名器未有不身  
致太平者真宗皇帝有太祖太宗家法可守更於  
家法上倍加吝惜推此心以往事事節省謹之於  
外戚必將謹之于宦官謹之于宦官又將謹之于



宮女上而服御下而賜予無所不謹則無所不省  
財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不寬此咸平景德間所  
以爲本朝極盛也

二十二日同侍講范楷候對是日讀寶訓受符瑞

篇

壽州獻綠毛龜

按事在太宗  
至道三年

上謂宰相曰朕觀之介

蟲而毛得非天意有所警戒耶呂端曰臣等寡聞天  
意冥邈胡能究知然嘗聞師曰聖人之意與天合符  
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所贊有所啓焉今神  
龜所得之處地名壽春陛下頃陞皇儲實自壽邸由

此言之則是龜也特爲壽徵而出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荒陲之國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強梗不賓之族柔伏來庭且陛下自卽大位首念西北之人困於飛輓雖繼遷兇暴亦降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從之黨亦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而夕北地最強爲患滋深部族攜離亦薦饑歉必恐相率懷柔願深款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勿休日謹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

臣讀畢口奏用兵之害不但兩軍相加肝腦塗地而已飛輓之勞不減鋒鏑暴露之久甚於臨敵以至邊民避難永業漸廢強壯應募耕夫漸少流離轉徙使老弱疾病之人少有全者怨氣所感多致旱蝗饑餓疾疫而死者又不可勝計簡冊所載未必詳盡惟身歷而後知之此寢兵所以爲帝王極功也

景德四年上謂宰相曰前詔諸路無得獻祥瑞近日頗逾舊制當令禮部申禁之宰相曰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冲務于自損若史臣不紀來世何觀

望止令報禮部關送史官上勉從之

臣讀畢口奏祥瑞之與災變相爲有無有祥瑞則無災變有災變則無祥瑞古人以晏安爲酖毒以譴告爲仁愛蓋覩祥瑞則易至自滿遇災變則易生恐懼昔魏相相漢宣帝凡四方逆賊災變之事無不奏言之正得此意真宗皇帝禁諸路無獻祥瑞聖意深遠惜乎當時大臣尙欲關送史官也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上召近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方修睦遠

邦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  
一日之所致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  
授祕文實彰祐德之應然茲事非常簡策所無又未  
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右上曰既有天命須  
當祇受適恐皇城司遽便收進已使止之朕當詣門  
望拜焚香跪受所云屏人以啓雖云勿洩天機朕以  
爲上天所貺當與衆共之且曰蓋未測書意不欲顯  
示衆上曰天若譴視闕政當與卿等祇畏改悔若告  
戒朕躬亦當責已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當便  
與卿等啓讀但慮文莫能辨宜訪明習篆籀之人以

從且曰陛下肅奉天命非臣等所能測度

臣讀畢口奏天人相與之際無有間斷人主與天爲一德知闕政所在必將修德用賢以補治之此周宣遇災而懼所以王化復行也若掩覆不已如愚人之諱病其初唯恐人知其後遂至於不可措手當大中祥符時甯有闕政真宗皇帝恐懼修省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上曰朕自卽位每祠祀祝詞但以人民爲心未嘗別有所祈請今內殿道場亦致密詞惟求年穀豐穰人民康樂因出示且等且曰自古秘祝之詞皆有所請陸

下以億兆爲心有以見子育之意超絕前古

臣讀畢口奏得人心而爲天子則社稷自然鞏固  
若福萃於人主而災害徧於天下爲人主者亦何  
安於此也

天書扶持使丁謂言崇政殿閱新製法物雙鶴度天  
書輦飛舞良久翼日上顧左右曰昨所觀鶴於輦上  
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爲實卿當易此  
奏也王且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  
字所繫尤深帝皇徽猷莫大於此望付中書載于時  
政記上俛然從之

經禮管見卷一  
五  
臣讀畢口奏人主奉天臨民以不欺爲主若以鶴  
度爲鶴舞欺天罔民不特天鑒昭昭民心不服濫  
觴不止必將有如漢臣指鵲雀爲神雀者矣

十月初三日便殿聚講同侍講陳貴誼候對是日  
讀寶訓崇祀禮篇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上言國初舉藏冰之禮修司  
寒之祭常以四月行之按詩豳七月四之日獻羔祭  
韭周以十一月爲正四月卽今之二月春秋傳曰日  
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也獻羔而啓  
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謂三月四月中也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  
失也上日今四月韭長可苫屋矣何謂薦新耶卽命  
正其禮

臣讀畢口奏夏正建寅人事之所便周正建子天  
道之所始自古未有兼用之者惟幽七月之詩作  
於成周之時乃述上后稷先公事一篇之中既有  
夏正又有周正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之類凡以月言者皆夏正也一之日威  
發二之日栗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

陰之類凡以日言者皆周正也

按經文凡陽生以後之月言日凡陰

生以後之月言月四月言月者陽極陰生當夏至進退之期也第謂雜周正夏正雖本朱子義似未

盡李至所言引用獻羔祭韭一事已合經意臣恐

後人疑其詩雜周正夏正故為別白言之

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上言按儀注朝享太廟皇帝

先詣嚳洗奠贊郊祀未詣嚳洗先奠玉幣於禮未叶

欲請先詣嚳洗上覽奏遽召白泊宰相問之曰前代

祀上帝未嚳洗而先奠玉幣於禮可乎

按杜佑通典開元禮祀園

丘儀於進熟之先太常卿引詣嚳洗在奠玉幣後宋初尚沿其舊

白端等曰王者親

執玉帛以見上帝且玉帛者接神明之贊尤宜蠲潔

若未盥沃而奠獻殊失恭虔之意宋白曰儻允臣所  
陳止一次登壇上懔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竭誠盡  
物蓋爲蒼生祈福儻變禮爲允固當依卿所奏如合  
遵舊典朕雖百次登亦不爲勞端等皆言禮官所陳  
得中遂從白議

臣讀畢口奏宋白請郊祀先盥沃而後奠獻從禮  
之厚也以兩次登壇爲勞而以一次爲便禮之殺  
也太宗皇帝竭誠盡物以事上帝豈以再登壇爲  
勞而變其禮哉其意則是其言則非呂端等取其  
意而不取其言始足以釋太宗之惑人臣獻策意

是而言非足以害事不可以不謹

十二日同侍講范楮待對是日仍讀崇祀禮篇

初禮官草封禪儀上覽之謂王旦曰封禪久廢非禮  
典備具豈爲盡美朕遍覽所定儀注有二十餘事慮  
未合宜已手詔改定如未備者當復議之雖有司已  
經講肄其始未嘗躬習王旦曰太凡祀事未聞帝王  
自爲儀陞降之節止在有司上曰王者事天如子之  
事父臣之事君寅恭之志豈憚于勞及親習畢又以  
御劄記三事付有司曰行事官避朕禱位而不顧昊  
天上帝之位但昭報天地嚴配祖宗豈於朕躬過爲

崇奉當諭行事官無得更有回避朕以封禪之事不

比常祀自十一月朔卽御蔬膳

原註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辛亥

有事于泰山其月以戊子爲朔初四日辛卯車駕發京師恐御蔬膳當在十月朔諸本皆作十一月朔者

也且曰陛下躬行大禮曲盡嚴恭然日月尙遙道途

涉寒慮非保衛之道况南郊亦祀天地不聞預屏輦

茹望候致齋或散齋方進素膳且等累表陳前上曰

朕志已定不煩固請及陞泰山每道經險峻必降輦

徒步所司議增扶衛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上詞

氣益壯及行禮侍從導衛悉令減去拂翟止於墮門

燭籠導前亦撤之及禪祭自山下步出大次侍臣言

山路峻滑靴袍而行躋升匪易請乘步輦上日接神  
在近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上終不許

臣讀畢口奏封禪之說始見於管夷吾之書以無  
懷氏伏羲氏以爲首莫知其有無也設或有之是  
時禮文簡略固無傷財動衆之事至三代之季齊  
桓公偶欲行之迫於世變非昔者鴻荒之比雖泰  
山在其近境管氏已知其不可所謂一茅三脊魚  
比目而鳥比翼者皆飾辭以爲難耳後世乃指爲  
實迹更求祥瑞然秦皇漢帝因行幸而爲之猶是  
簡徑至光武溺於讖緯更作密詞於是玉牒玉檢

之文金鏤金泥之制纖悉備具爲其臣梁松等所鄙至唐高宗則又從以宮女飾以錦繡尤爲可笑今真宗皇帝親製儀注又躬自肄習御蔬膳於兩旬之前却步輦於峻滑之地凡所以事神者無不恭恪凡所以自奉者無不謙退可謂萬世封禪之標準也但近世封禪之禮事大體重必須傷財必須動衆不可以無懷伏羲氏爲口實必如真宗之時家給人足上恬下熙而又以孝敬行之始爲無玷舍是不足以格神祇足以害民也

二十六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讀寶

訓崇文儒篇

咸平元年學究劉可名上經書疑誤上因訪通經義者李至曰國學講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誦說上曰朕宮中無事甚樂聽書嘗求其人尤未易得翼曰召頤正於後園說尙書大禹謨賜五品服謂宰相曰頤正講誦有功卿等更於班行中擇性行淳樸通經義知損益者一兩人具名進來

臣讀畢口奏通經義知損益者易得性行淳樸者難求夫講讀於人主之前必其人先能正己而後可以正君若使口道先王語而行若市人則於講



讀之際希望官職萋斐忠賢或迎合上意或傳會  
經旨如先朝諸臣呂惠卿邢恕之徒非不稍通經  
義而性行不淳樸甘爲小人渠魁雖生於聖明之  
世亦足以惑亂天下以此知真宗皇帝擇性行淳  
樸以爲講讀有深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日未嘗虛度時日探曠編  
簡素所耽玩但古聖與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  
侍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奏來朕欲  
召見得以訪問是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而

退

臣讀畢口奏講學之道不必拘於誦說之時惟於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際最爲親切漢光武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所以致中興之治卜年卜世與前  
漢相似本朝祖宗時近臣內直多近燕閒偃息之  
所故太宗時呂文仲真宗朝楊徽之夏侯峤邢昺  
之徒往往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從容閒暇使古人  
事業與今日施行相爲表裏使古人制行與今日  
聖德互相發明較之講殿講筵所得又爭深淺何  
況燕閒之地親儒生之時常多則宦官宮女進見  
之時差少此又聖人執德信道之微權有深意也

咸平五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者

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讀經典聽過數四不以爲厭最得爲學之要大凡讀書不在貪多必使口中成誦心中默識其初所見容有未盡其後益更增長與泛然過目者不同最爲有益時敏旣務厥修自來有不可遏者

景德二年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鏤版問其數邢昺曰國初印板止四千今已十萬經史義疏悉備臣始業儒儕輩間能具書疏百無一二蓋難得正本

或力不能繕寫今士庶之家多藏典籍信逢時之至  
幸上曰國家崇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亦何以臻此  
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謂國家崇尚儒術非四方  
無事何以臻此蓋兵革一用豈但征戰饋運之勞  
流離轉徙之苦臣前讀符瑞篇固已略舉用兵之  
害矣上而爲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爲臣不免罷  
於奔命此古之聖賢所以偃武而後修文息馬而  
後論道也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  
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纔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  
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

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  
揖上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林木  
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

臣讀畢口奏堯舜之道載於五篇之書寂寂簡端  
非聖哲不能盡究孔子之道廣大悉備立標準於  
天下後世靡所不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故當時  
弟子以爲賢於堯舜遠矣非卓然高識好善而忘  
勢孰肯舉特拜之禮也

十一月初三日便殿聚講同侍講王暨候對是日

讀獎詞學篇

張洎爲翰林學士上顧左右曰洎富有詞藻于今力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搢紳之士當念德行居先苟空持文學亦所不取仲尼四教止言文行呂蒙正曰唐裴行儉嘗言王楊盧駱四子雖有文學爲人輕浮匪惟不享重祿兼慮弗克令終後果如其言則德行爲先誠如聖旨

臣讀畢口奏有文士之文有賢者之文賢者之文得於學問本於踐履義理深熟自然成文如先朝歐陽修蘇軾之論爲一代端人正士文旣浩博而德望可稱此賢者之文也文人之文不可謂之不

工然不敢保其爲人如丁謂夏竦之徒凡所著述亦足以贈炙人口然不可爲法於後世太宗皇帝論文學之士必以德行居先則知太宗之好文不在於締章繪句之間矣

上閣殿中丞李虛已課績賜御書印紙虛已獻詩稱述且言祖母八十餘覩此榮耀益爲殊美上覽而嘉之御筆批其詩尾云李虛已學古爲官榮親事主知恩奉上欲布新規朕已得良二千石矣宜賜緋魚答錢五十萬惠及祖母時已命知榮州卽日改遂州又語宰相曰朕不遺片善想虛已承朕褒諭固不爲惡

事矣乃召兩制三館徧示之又聞虛己父寅亦御前  
及第休官侍養上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虛言也  
臣讀畢口奏人才有三等上焉者天資律己有心  
愛民勸戒之所不必用刑罰之所不必施次焉者  
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觀人主意嚮所在利而行之  
亦足以助治下焉者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知有  
己而不知有君民必須小懲大戒然後知畏太宗  
皇帝閱李虛己課績旣親書印紙以寵之又謂虛  
己承此褒諭不爲惡事君臣之懿亘古無比舉直  
錯諸枉可使枉者直矣然至於貪酷之吏略不少



貸輕者配隸居作重者置之極典本朝以仁厚開  
國何至於此而加重蓋貪酷不已則民生不能遂  
民生不能遂則邦本不能固嚴於貪酷之吏乃所  
以仁愛天下之極也

上嘗覽詞臣所獻聖製琴阮頌謂宰相曰邇來朝廷  
文學之盛近代無及朕徧閱頌贊第其工拙惟楊億  
趙安仁李宗諤詞理愜當有老成之風吳淑安德裕  
胡旦或詞采古雅或學問優博抑其次也卽詔宗諤  
安仁各遷一官賜億緋魚及召淑等褒諭之億對又  
戒之曰朕素知汝文學更當遵守儒行韜晦其能苟

謙虛守道可保令名因問年幾何曰始年十一釋褐授官今二十二矣上笑曰少年聰明信是天賦李宗諤者司空致仕昉之子翼曰昉亦入謝上命坐昉曰男宗諤所獻文已聞陛下過賜賞歎不謂復與進秩父子感恩何以爲報上曰此新題也尤難爲工楊億最可稱獎自幼在館俄忽二十二文學大進朕聞唐王勃十五作滕王閣記時輩歎服觀億亦勃之比也楊億嘗上表謝曰億天與文性好學不倦每覽制作不易多得温仲舒曰陛下好文故才俊間出億若不遇聖鑒乃京華一旅人爾

臣讀畢口奏天下未嘗無才視人主意嚮何如耳  
好儒雅則儒雅進好忠直則忠直進好廉勤則廉  
勤進好篤行則篤行進無所不好則無所不進自  
古無所不好未有若漢武之甚者好征戰則有衛  
青霍去病好財利則有孔僅桑宏羊甚至好滑稽  
則有東方朔枚臯好神仙則有公孫卿樂大彼蓋  
誤用其心者猶能以得人之盛稱於後世何況人  
主一意儒雅一意忠直一意廉勤一意篤行安有  
上作而下不應之理温仲舒謂太宗好文故英俊  
間出特爲好文一事而發因得以推廣之

初九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進講獎  
詞學篇

上覽集賢校理晏殊所獻賦謂宰相曰殊年少孤立  
力學自奮加以沈密造次不踰矩京城賜醕但掩關  
與弟觀書著文亦可稱也

臣讀畢口奏此賜醕當是景德四年也此禮久廢  
太宗皇帝始行於雍熙元年至真宗皇帝復行之  
殊以景德初試文賜出身當是此時醕字或從酉

或從月或從食或音步或音蒲或音逋

按說文醕王

也从酉甫聲薄乎切脯乾肉也从肉甫聲方武切  
舖曰加申時食也从食甫聲博狐切三字音義迥

別司馬光類篇醕脯並  
蓬通切義同未知何據  
三代時載于周禮者有  
春秋祭醕之事族師之官因祭醕而與民以酒食  
相獻酬遂以爲會聚酒食之名趙武靈王滅中山  
始賜醕五日漢文帝自代來卽帝位亦賜醕五日  
漢禁羣飲故賜醕則許民會聚唐無飲禁故賜醕  
則聚作伎樂賜高年酒麪本朝則分日燕享下及  
父老法雖不同其爲聚會酒食一也近代多讀作  
奔模切以孟子餽噉字從食與此同音也

是日又讀謹詔辭篇

大中祥符四年皇親赴安陵襄事者賜詔撫問有言

歸洛汭之語上指示近臣曰永安在洛水之南言洛  
汭非也學士屬文用事尤宜愜當卽無譏嫌矣

臣讀畢口奏尙書三言洛汭在禹貢則導河積石  
東過洛汭在五子之歌則厥弟五人徯於洛之汭  
在召詔則太保攻位于洛汭其地不同皆在大河

之南洛水之北故孔安國謂水北曰汭鄭康成謂

汭者內也

按水北曰汭見禹貢涇屬渭汭孔安國傳召詔孔穎達正義謂水內曰汭鄭康

成箋詩芮鞠之卽從之而於周禮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則以汭爲水名在幽地賈公彥嘗辨之杜預注左傳館於雒汭謂水曲流爲汭不從南北之說又爾雅匡內爲隩外爲隈邢昺疏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取以證五子之歌今本朝諸陵在永  
畋於有洛之表之文義似較勝

安縣乃在洛水之南真宗皇帝考論及此不特博  
通諸家注疏又且深識山川面勢書生之所不到  
當時學士可謂失職

經幄管見卷一終



經幄管見卷二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二十二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讀論  
國體篇

三司言陝西入粟多高其價直以取官錢且意邊臣  
有盜取入市者詔直史館盛元按其事召元謂曰守  
邊郡皆朝廷信臣職田俸祿皆有菽粟道途旣遠不  
可輦致或平價輸官卽議加罪亦所未便汝當審思  
此事但詰問民吏可也

臣讀畢口奏用人必須加詳立法不須太察且如

食廩出納以人情參之官兵俸祿豈無請多而用少者用之不盡豈無願糶者若出納頻數則支出者必有耗折交納者或有濕惡食廩之弊未易盡革所以坐倉收糶近世以爲良法若使實有是物實有是價在公在私可爲兩便但作弊者不可不革耳真宗皇帝聞陝西入粟有高價盜取之弊雖遣使按之然猶知守邊官吏職田俸祿皆有穀粟道路旣遠不可輦致平價輸官難議加罪可謂盡見人情矣必曰守邊者皆朝廷信臣則知用人之初固已加詳於此然後稍寬其法孰不勉勵自克

以報際遇

兩浙鑄錢少銅有獻議請於銅鉛中參用瓦末十之二有司言若同鼓鑄與常錢無異上曰國家禁民爲僞若是乃教人爲僞不可許也

臣讀畢口奏鑄錢本以便民非以謀利也生民之初種粟而後食織布而後衣以有餘補不足然後有貿易之道粟布固可以易械器械器固可以易粟布然而升斗與丈尺不相合巨履與小履不同價於是鑄銅爲錢以權物價之輕重謂之圓法賤者一錢可得貴者貫陌可售此所以爲便民也若

欲其費省則半兩五銖不得如鶩眼水浮若欲其  
易成則治銅治鐵不得如鹿皮楮幣然而貴此而  
不貴彼其不爲謀利明矣又況古人作事無非所  
以寓教民之意教民以實猶恐其僞教民以僞何  
以能繼真宗皇帝務實去僞以教民爲重也

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詔令之出尤宜慎重每一令  
行輿人不免橫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曰搢紳  
之間易出謗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臣讀畢口奏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真宗  
皇帝慮詔令之行不免橫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

不以止橫議爲急而以謹重詔令爲急可謂得其道矣李沆當時名相尙以爲搢紳之間易生謗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謂之易生謗議謂之多言可畏不歸咎於詔令之不謹而歸咎於謗議之可畏恐不足以發明真宗皇帝之本意

景德元年冬契丹侵邊澶州張兼上言已集兵夫治城上日勁敵在境內地亟完城壘無乃搖動人心以畏敵而謀城守耶亟詔罷其役

臣讀畢口奏春秋魯桓公之時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

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自古疆吏有常職備戰於無事之時而應敵於有警之際勝不告捷敗不失守然後狙詐不能窺其藏多方不能誤其定今契丹侵邊乃始集兵夫治城可謂不整服矣何況是時真宗皇帝方欲幸澶却敵而守臣措置乖方如此宜詔罷其役也

二十六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仍讀論國體篇

三司言民犯茶有違法者望許家人論告上日是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不許

臣讀畢口奏教義者萬世之公道權禁者一時之  
利孔茶鹽酒三者人間之所必用寵其利而奪之  
一作此俑更聖哲不能弛其禁非得已也所謂家  
人者上而父子兄弟下至僮僕凡聚廬而處者皆  
家人也若使因茶禁而許家人論告以此而徼徼  
利此齊景公所謂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者也大哉真宗皇帝之訓乎以爲是犯教義  
非朝廷所當言十字而已該括備盡急於謀利者  
可媿矣竊聞紹興之末有建議禁銅器亦欲許家  
人論告者此說一行卽有以僕告主之事時名臣

張燾留守建康不欲行法具奏弛其禁人心乃安  
以此見言利犯教義之人何世不有通達國體之  
臣主盟公道之君未嘗不以教義爲本也

商賈自京便錢付外州多不卽給付上聞之謂近臣  
曰州郡稽滯何嘗無之然失信於人非國家大體當  
諭三司速給遣之

臣讀畢口奏商賈便錢非商自爲之也朝廷許其  
入納乃敢爲之且如今日朝廷欲支見錢十萬貫  
和糶於平江必須顧船搬運必須差官部送遷延  
一兩月所費水脚等錢不貲然後可以濟事若未



及支降却商賈有見錢十萬貫願於平江入納續  
次赴行在請領無願船差官之擾無日月遷延之  
患又無水脚不貲之費豈不公私俱便但是給付  
一時孰不願與官司交易若已納而稽滯不與不  
特失國家大體自是有合兌便處爲商賈者亦不  
願入納矣

知雜御史王隨上言所鞠殺人賊獄成望許凌持匾  
斷上以語宰相曰朕觀其款占初止規財物恐本無  
害人之意及家人叫呼巡捕者至揮刃而遁國家自  
有常法若行兵之際事不得已乃加此刑王且曰風

憲之任凡所抨彈自有典法此非宜言况事情可見一死亦已極矣

臣讀畢口奏五刑中有笞杖徒流死載在令中臆釐必計甚而至於凌持必其罪極兇惡乃入是典豈廷臣一時奏請所得增損也大抵進言之臣少有習熟法令者一時建議往往衝動條例知法令者又常切苦之而况凌持之罪可以任意擬之乎宜真宗皇帝所不與也凌持自與法令中陵遲字不同其義則一

舊例皇城司日遣親事卒若干輩京城伺察上嘗訪

於內侍且曰此輩察事必恐喝擾人自今非姦盜及民俗異事所由司不卽捕者勿得以聞其言主典受賂須明得贓物方許言上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皇城司遣人偵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頗亦非便上曰叢脞之事多寢而不行有司之職不可廢也

臣讀畢口奏刺探外事本非朝廷令典若使朝廷之上用得其人則大臣可以開陳臺諫侍從可以獻納下情得以上達矣里巷細務雖不知亦可也祖宗時皇城司刺探外事往往承襲前朝之制所幸叢脞之事寢而不行主典受賂須明得贓證乃

許言上始爲得體不然將有如真宗皇帝聖訓所  
云此輩察事必有恐喝擾人者矣

十二月初三日聚講同侍講王堅待對是日讀抑  
奔競篇

右補闕胡旦獻河平頌太宗覽之謂宰相曰且凶險  
躁憤文詞率謬今朝廷清肅安可置之臺閣又聞操  
履乖濫今須竄之遠地所獻頌當示三館使衆知其  
過遂黜爲商州刺史

臣讀畢口奏奔競者古今聖賢之所共惡然而不  
能革則以奔競者不恥於求也恬退者古今之所

共喜然而不能用則以恬退者無意於進也惟其  
無意於進故愈不用則愈靜而不恥於求者巧意  
窺測隨時所尙或以勇辨或以姦詐或以詔諛或  
以嗜慾如唐太宗所云者世常有之若使隨取隨  
與遞相倣倣奔競之風何從而革惟聖明在上察  
其情實躁憤者不用而恬退者選擢則奔競者不  
期息而自息矣

十三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文史  
篇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必究微旨尙

書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作書三篇以訓太甲此伊尹忠於太甲其理明矣杜預春秋後序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乃自立也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猶以其子爲相此與尙書敘說太甲事不同不知伏生昏忘將此古書乃當時雜記未足審也豈有殺其父而復相其子者乎且伊尹著書訓君具在方冊必無自立之意杜預通博不當憑汲冢雜說特立疑義使伊尹忠節疑於後人

臣讀畢口奏萬物紛錯則準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自古傳記之說當天下一之時已不免時有差誤矣至周衰之後國異政家殊俗舊典禮經不傳於諸國乘構杙不合於春秋欲其不淆亂不可得也何況汲冢之書作於戰國魏哀王之時其言魯隱公晉獻公等尙是追書則其言大甲伊尹相去遼邈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宜其不合也今考之伊訓太甲諸篇辭旨溫厚其言皇天眷祐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則必無伊尹自立之事其言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必無潛出殺伊尹之事則知敘

書者與孟子所言復歸於亳皆孔門定書之正論也杜預晚見汲冢書明知其雜碎怪妄特以數事符同於左氏欲盡信其說以闢公羊穀梁二傳遂并與書序而疑之不思左氏所謂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與汲冢所載自不同也此非太宗皇帝深究微旨不足以證杜氏之誤

上嘗問左右曰今何人修史蘇易簡曰楊徽之張昞梁周翰皆爲修撰上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摭實而去愛憎乃爲良史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



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冊此豈爲自然乎

臣讀畢口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致治始於齊家自家刑國故不事虛名而

實效自著唐太宗家道最不正內行不修飾徒欲

以英武之資慕魏徵

按原本作魏證避仁宗嫌名今改正

仁義之論

雖欲久假不歸傳諸簡冊而其虛名著見終不可掩一傳之後宗室遂亂虛名之害終無益於政治如此不可不鑒也

上又對宰相言及文章曰大凡爲文須稟自天然是爲俊秀苟襲他人蹤跡與自己出者遠矣向來名賢

取士必采於詩賦出人智臆可觀智識所以爲難蘇  
易簡曰頃前亦有請令禮部廢詩賦止以策論取士  
且百家子書皆致理之本旨趣典雅若附之策論辨  
別亦難比來貢部有簾獻三五十軸而無賦者就試  
之日含毫邈然多是失律乃知賦詠爲難

臣讀畢口奏聲律起於風雅頌散文起於典謨訓  
誥風雅頌一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詩賦典謨訓  
誥一變而爲詔令書檄又變而爲策論經義以此  
取士皆足以得人特在上之人所以鼓舞天下者  
如何耳祖宗朝初以詩賦取士中其選者如王曾

范仲淹輩皆渾厚君子則詩賦安得不重熙寧崇  
觀間以策論經義取士主其事者如章惇蔡京輩  
則論策經義安得不輕非科舉之有做也人實做  
之也自中興以後高宗孝宗兼用詩賦論策經義  
無所偏廢得人之盛項背相望在朝廷之上獎進  
士氣以器識求人則詩賦論策經義皆可以得士  
也

十八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論文  
史篇

上嘗謂近臣曰凡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

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  
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壽且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  
注者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  
壽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  
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  
近理安足爲之鑒戒朕嘗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

臣讀畢口奏憂勤逸樂二者常相倚伏憂勤之效  
必有逸樂孔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逸樂之過常至於憂勤詩曰汝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此之謂也本

朝名臣蘇轍論此事最爲有理其言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慮矣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慮也合於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意若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既非事實亦非所以示訓也

景德四年上問王旦仲尼作春秋因言五經大義朕在藩邸時邢昺繼日講說但經籍立言各有旨趣不能無同異每詢于昺但引義疏以對推之聖人應機設教所說同異終不能談其微旨至若孔子言管仲如其仁復云與召忽事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乃歸

齊相桓公九合諸侯豈非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固其節耶爲臣之道當若是乎曷不能對似此當別舉故事明之

臣讀畢口奏管氏之學不粹於聖人之道出處之際容有可議者故其成功止於霸者之事而已聖人於其人或褒或貶隨其時而言之不舉一而廢一旣以小器目之又於其有三歸而譏其焉得儉於其樹塞門而責其不知禮愛而知其惡也然至於糾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憎而知其善也出處雖有可議而功過不相掩

矣

二十六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仍讀

論文史篇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垂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制度聲名文物參古今而適時用莫若漢史學者不可不盡心焉且曰孔子生於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欲以褒貶直筆爲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

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爲國之大要司馬遷自爲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作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增辭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捨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其爲尊堯而宗舜至矣非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異者也

臣讀畢口奏上古之時民淳事簡故堯舜躬行而天下大治三代之後人僞日滋故周公孔子立言



垂訓以惠天下後世然而堯舜之時猶且都俞吁  
咈講明義理非冥行而偶合者也若謂堯舜之時  
無夫子亦治教天下以任智自私不由講學此伸  
由所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之論其口才足以動人要之實非正理宜孔子以  
爲佞而惡之也

是日又讀議修書篇

景德三年真宗臨幸崇文院訪編修君臣事跡次序  
有未允者親改正之上曰朕編此書蓋欲著明歷代  
君臣德美之事爲將來法至於開卷覽古亦有資於

學者自後日以草稿二卷進御上覽之翼日必除其  
舛誤而諭之上曰昨見編錄亦有不盡本末之處前  
代詔令皆事出於一時必有所爲而作今悉除之卽  
不見本意尤當區別善惡務在審正苟前史褒貶不  
當卽詔敕釐革時事當時因權臣專恣挾愛惡而爲  
者亦辨析於後庶覽之卽明邪正修書若貴速成必  
難精要大業末撰著尤多而罕傳者豈非蕪雜之甚  
耶上又曰此書本欲存君臣鑒戒所以經史之外異  
端小說咸所不取每篇撰序冠于其首深可爲之典  
法令所著序皆引經史頗盡體要然於戒勸或有未

盡如直諫門但旌讜直若帝王飾非拒諫苟不極言  
卽爲邦國之患褒之可也苟國家常務偶有闕失又  
非帝王率情違法或以言比諷致其感悟卽爲美矣  
苟極加暴揚使惡歸於君顯闕政而賣己直亦非所  
取如文學門謂帝王當學際天人豈在歌詩賦頌若  
是則帝王無所用心皆不學矣何不但序文德光被  
緝熙帝載之事至於吟咏情性存乎歌詩若大風橫  
汾之比但戒其流蕩侈靡可也又務農門序帝王藉  
田事迹如漢之文武藉田年號並可注於其下云事  
自此始所貴便於檢閱大抵疑義闕聞之事慎勿以

意更之但於下注臣等所疑所闕及未詳之意王欽  
若曰陛下出於睿思續集此書精選名儒共議編綴  
今則漸成篇次至於垂憲立例類事分門經史去留  
事迹枉正皆陛下立其綱要示其條目其間違疑未  
安者動咨宸謨用成楮事適蒙宣諭義取勸戒爲先  
實垂世立教之急務也上曰褒貶古人行事根究聖  
人用心亦甚難事苟書成外人無所攻斥則爲善矣  
臣讀畢口奏今日所讀數段皆真宗朝命王欽若  
楊億輩所編君臣事跡立例之初詳於議論而此  
一段最爲精詳此書纂修於景德之初成於大中

祥符之末八年而成凡一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  
其間布置綱目斟酌去取皆出於真宗聖意無不  
深切最是論直諫一門於治道尤爲有益旣言帝  
王飾非拒諫又言人臣顯闕政而賣己直可謂兩  
盡君臣之道蓋飾非拒諫者自是人君之過爲人  
臣者當積誠懇惻委曲言之可也顯闕政而賣己  
直自是人臣之罪爲人君者含忍而優容之可也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豈不甚美若使人君聽  
言之際常疑其臣賣直人臣進言之際常疑其君  
飾非不憂己之職而憂他人之職爲害甚大宜乎

續通志卷二  
三  
真宗皇帝有所不取也

寶慶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入讀同侍講王堅待對  
是日讀任宰執篇

開寶八年太祖謂宰相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  
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卽  
振舉以成開泰之基太宗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  
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所宜勵心以副朕意勿以位  
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慎賞罰舉賢能弭愛憎  
何慮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致君不  
及堯舜汝其念之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李昉平章事

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僉書樞密院對於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人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李穆頃莅京府甚聞嚴肅今此獎擢蓋推公也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琪曰臣等蒙陛下非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爲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補萬一咸再拜謝

臣讀畢口奏今日所讀皆太祖太宗任宰相事節目不同其要在委任責成而已臣聞人主無職事

惟在於任相宰相無職事惟在於任賢觀祖宗任相之言思慮周密遇年穀順成上天垂祐則益思振舉以隆開泰之基知閭里間祝天子萬年大臣眉壽則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委任責成如此爲宰相者安得不遵守聖訓舉賢能弭愛憎以底治功也漢武帝怒宰相除吏乃言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可謂失任相之道唐太宗任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可謂得任相之道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而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太



宗委政於人不親細務而乃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任相不任相其明效大驗如此

太宗又顧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但一郡一邑得一良吏卽民受其賜卿在中書何由盡知中外官吏之賢愚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善惡漸分亦致理之道也

臣讀畢口奏人主所以任相大臣所以任賢皆所以爲民也立於朝者有愛民之論任於外者有愛民之政則恩澤可以流於民慶厯大臣以爲欲知百姓利病須得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得好知州

欲得好知州須先擇轉運使副今日朝廷獎廉吏  
惡貪吏雖州縣稍稍變革而所謂真賊大慝未見  
按劾則亦監司觀望之過也太宗皇帝論宰相進  
賢退不肖而以一郡一邑爲首此致治之要務也

經幄管見卷二終